



# 卷二十七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 1

## 河圖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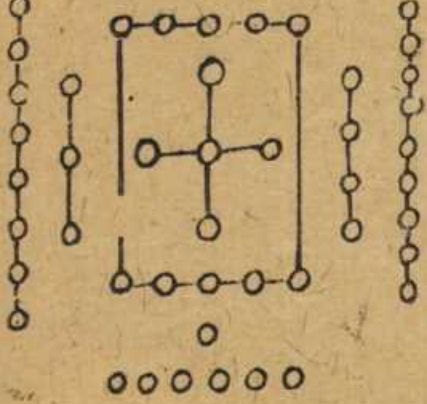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河圖洛書圖者圖  
經籍開  
獨其像

#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稽古考索卷二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禮樂門

樂

序

禮序始自郊廟而後及乎朝廷鄉黨惟樂亦然蓋樂者樂也神祇祖考  
安樂之則人和可知矣然樂自天作樂由陽來至和之發也其治心也  
德成而後知樂其治入也功成而後作樂至和之極也其粗易知其妙  
難知始述所知以為樂志之釋

成周郊廟樂律

周官太司樂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以祀地祇奏姑  
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中呂

也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云者黃鍾子大呂五太簇寅應  
 鍾亥也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於丑則斗建子日月會於寅則  
 斗建亥日月會於亥則斗建寅也即術家所謂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也  
 其餘可以類推即太師所謂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也陽聲黃鍾太簇  
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陰聲大呂應鍾  
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古者下奏黃鍾之律登歌大呂之章所謂聲依永  
 律和聲也聲律合於陰陽之和故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後世祭祀下奏  
 登歌俱是陽律故趙謹言以為不應古法誠有以也雖然此特論律呂  
 之相合者耳必求其變則不可以槩言太司樂又曰冬至之日祀天圜  
 丘以夾鍾為宮夾鍾房星卯位為天  
帝明常故為天之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六  
 變而天神降者此言律之相次者也天尚道故取其道之自然也又曰  
 夏至之日祀地方丘以林鍾為宮林鍾井鬼未坤  
位故為地之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  
 南呂為羽八變而地示出者此言律呂之相生者也相生八地尚功故取  
其功之所生也又曰祀宗廟以黃鍾為宮黃鍾虛君之位為  
宗廟故為人之宮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九變而人鬼可得而祀者此言律呂之相合也

尚情故取諸相合情之所感也止知樂律之相合不知樂律之相次相  
生則不足以知樂之變通也  
尚道尚功尚情之說按禮書又  
李氏陰陽心經所言與此暗合

歷代樂律

秦廢先代之樂故漢初制氏樂有司止能紀鏗鐃鼓舞而不能紀其義  
 東漢雲翹育命之舞後人莫知其所以出則知後世郊廟所奏樂律所  
 謂相合相次相生其義安在唐舊志載唐初祖孝孫所制推樂祭園上  
以黃鍾為宮奏豫和之樂方澤以林鍾為宮奏順和之樂宗廟以太簇  
為宮奏雍和之樂已與太司樂正宮旋宮之文多所異同而神祇宗廟  
登歌俱奏肅和之樂所謂相合相生皆不言其義於是張文收盡遵大  
司樂舊制正宮旋宮下奏登歌無不同者其所不同惟不用雲咸韶夏  
濩武之舞而自用唐家十二和之曲而已迨宋朝易和為安祭天以高  
安祭地以靜安宗廟以理安天地宗廟登歌同用嘉安安與和雖異各  
而同實者樂章皆一代之所自制有所不必辨也其所不可不辨者鍾  
律也國初所用之樂乃後周王朴之所制也黃帝調十二律而為十三

均者蓋取旋相為宮之義王朴調十一律而為十二均者以悉主黃鐘之宮黃帝用宮王朴虛宮尤用中虛中也十二均八十四調則五聲並行其間每均七調十二均八十一調則四聲並足其數也角也大抵朴之論律以黃鐘為主故言十一聲以宮為主故止言四也見通鑑真宗初年太常言郊廟止用黃鐘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樂工單仲幸仲辛遂改為八十四調是仲辛之制與黃帝合矣果孰是孰非邪愚試為之辨

漢樂不古

漢承秦弊雅樂論亡制氏所掌自鏗鏘之外無他事其後河間獻王號通樂律推而上之僅備歲時荆州杜夔善知八音致而正之徒設鐘簋而李延年之叶律乃無異也

宋朝樂律

樂聲高則聲清近於哀思下則聲濁近於緩散和峴以王朴之樂為聲高遂下一律人尤以為高謂其黃鐘乃古夾鐘信如或者之言則文司

樂奏夾鐘為宮以祀天朴豈與此暗合歟仁宗皇祐中詔定新樂是仲辛之調必有不合者矣於是李照又下王朴之律失之太濁歌工鑄工密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照初不之知照亦不足謂之知音矣又鑿朴編鐘皆不圓而側墜李照改鑄圓其形而下至叩之拚帶不揚其鑄鍾長角震掉不知劉義叟以為與周景無射之鍾無異未幾仁宗以疾其樂遂廢不用先是鑄寫務得古編鍾一其形不圓而側垂與王朴夷則清聲合乃知朴之所知者樂音也故不局於器照之所知者樂器也故不達於音何以知其然耶劉几定元豐新樂以律生尺也魏漢律定和和新樂以指生尺也蔡京薦漢律定律以上中指而皆局於器而昧於音者故李照胡安定以尺生律照累黍之長失之短安和峴以表定尺阮逸以量求音皆非也人皆謂房庶以律生尺而黍用一桿二米者僅得之曹不知庶之言按西漢律曆志一黍之下脫之起積千二百黍八字故理不通庶乃以黃鐘律長九寸其中容千二百黍九寸加一寸以為尺西漢律曆志乃劉歆三統曆杜牧嘗非之矣故司馬君實以尺生律本之胡安

定范蜀公以律生尺本之房庶亦未免局於器而已處士徐復有言曰  
古人寓器以聲不求其聲而更其器不可用也意者王朴之樂有得於  
聲而他皆未成之或知也

### 宋朝樂律之議

仁宗朝范公鎮嘗論古樂以為聲音生於無形故後世必假有形之物  
以傳其法於是十不同之辨矣

神宗朝劉公几嘗論樂以為聖人作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心之氣  
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宋朝太常樂之律凡三等王朴之樂一也  
李照之樂二也胡阮之樂三也而議者以為王朴阮逸之黃鍾與李照  
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  
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  
缺四清聲非古制也。昔范蜀公司馬文正公議樂律往復數千言卒  
莫能定而異時崇寧中作大晟樂蜀公一故吏以公舊所改制之說來  
上復以古人以身為度之法而大樂以定不愧韶勺孰謂是學吏猶能

之乎

### 歷代郊廟樂章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又曰拊搏琴瑟以詠此即詠歌章之詩於堂上  
所謂貴人聲也樂本倣人非人倣樂故凡六律八音以歌為本想當時  
賡歌與九叙惟歌良哉惰哉戒之董之皆有勸戒之意被之樂章協于  
音律于以和神人格祖考皆可也周官大司樂所謂歌大呂以祀天神  
歌應鍾以祀地祇歌夾鍾以享先祖者即思文清廟執競諸詩協以鍾  
律之調被之絃歌之聲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也漢初宗廟奏嘉至求  
至比古者米薺肆夏之詩乾豆登歌比古者清廟之歌乃叔孫氏因秦  
樂人以制之耳高祖有房中之歌七章乃唐山夫人述楚聲也武帝郊  
祀十九章之歌備述功德格于幽顯乃集秦楚之歌謳相如之詩賦畧  
論律呂以合八音而已安得虞周之歌頌勸戒之實意哉自漢而下諸  
史所志歷代郊廟與日月星辰社稷諸祀樂章皆當時臣下創為大名  
多為好詞溢美功德不足多論亦不必多辨也

郊廟鼓鼗完結

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祀地示路鼓路鼗以祀人鬼  
鄭氏注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唐開元中蜀人有繪  
圖以獻者一鼓遂為八面者既不可考擊乃於縣間別置散鼓宋朝乾  
德四年詔廢不用今太常於郊廟之祭所用之鼓可知矣通水燕談曰  
神有尊卑則數有多寡幾面鼓猶言幾兩車幾區宅耳愚按唐書史思  
明以腰鼓三百面遙脅之豈一鼓而三百面耶二鄭釋經既已模稜後  
人承訛一至此極維禮樂之節目亦未易言矣况大本乎是故管有孤  
竹孫竹陰竹之異琴瑟有雲和空桑龍門之辨者即黃帝堯舜氏云咸  
大韶所奏之八音各隨樂舞以祀天神人鬼而已苟復如雷鼓強為之  
說則又失之矣

大祭小祀皆用樂

天地四方五帝日月星辰斗極宗廟社稷先農先師山川群望百神之  
祀其牲幣氣數樂章樂舞皆有等級諸志各列一代之升降因革自

司存不必序辨而其所以皆用樂者何也按仁宗嘉祐中禮官議曰  
稱祭天以煙為歆降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理為歆神之始以  
血為陳饌之始祭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  
廟皆以樂為歆神之始者合夫祭有三始之義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  
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樂由陽來聲屬於  
陽故以樂之聲音號乃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也商人  
之祭先求諸陽蓋謂此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灌地以求神求諸陰之  
義也然則天地神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所言當理何李膺輩所  
更樂器未筭此理耶特存之以為祭祀用樂說

封禪獨不用樂

大祭小祀皆用樂惟封禪非常之祀獨不用樂者何也漢武親郊泰時  
米詩夜誦昏祠至明異乎南北郊之正祠矣其登封泰山凡再至焉自  
有祕祠其巔而無用樂之文光武登封先令石工刻所為記於山上而  
乃燔祭於山之下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登封壘印王牒發石泥

封乃下唐高祖登封之禮與光武同是山之下用樂而山之上不用樂也。宋真宗將封泰山有司按故事山上止登歌封安禪安之章山下則設宮縣二舞其山巔園臺亞獻終獻例不用樂夫登封祭天告厥成功猶素郊祭天以藏歲事樂舞均可用也歷代可為而不同蓋秦漢封禪所以祈長年希神仙所祈之言祕不可宣與南郊之意異趣則樂舞安所用之觀郊祀志言武帝自有松祠其巔可以意見矣

樂成感格

虞周作樂九成九變祖考格神示降鳳凰儀百獸舞羽毛鱗介之物山林川澤之示皆可致幽而鬼神微而鳥獸隨感而應而況於人乎何漢唐以來不聞有定也蓋古者樂律合陰陽之聲樂舞紀功德之實乎詩觀民風因而被之樂章州鶴曰天子省風作樂器以又孔子刪詩皆被之管絃又以見安樂怨怒哀思之情故治亂之音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致諸福之物也自漢人樂律莫能言其義而樂舞又莫知其所自出凡大風天馬之樂章自文功德又非出於斯民之至情風俗之真機其何能有

雖然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嗟然將至有開必先民之至情樂之真機有不可泯者如唐武氏未興天下歌嫵媚娘韋氏未起天下歌桑條韋釋盡之謠其思無邪治亂之音哀樂之所由兆宜於是而占之

用文武二舞

唐樂十二和三周曰十故宋朝更為十二安取怡世之音安以樂之儀凡郊廟社饗星辰總以安為名唐初有九功七德之舞故宋朝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乾德四年和峴言國家以揖遜得天下次以征伐請改殿庭所用文舞為元德升聞之舞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遂按唐太宗舞圖用百廿八人為八分人為八行每行十六人文舞皆着冠履服袴引舞者價三人各執五采舞武舞皆金甲執戟引舞者太祖平諸國仁宗美宗朝二舞止用六十四人太宗淳化二年和峴請改元德升聞為天下化成改天下大定為威加海內平諸國並與文德武功之舞郊廟通用其大畧皆因唐制也唐正觀中張文收取漢朱鴈天馬之遺為景雲河清之歌以為燕樂而宋朝和峴亦請譏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端各為一曲每朝會登歌以之為首亦漢唐舊制也然則之

宋朝樂舞樂章皆因漢唐之舊乎曰非也漢唐元會之修惟獨宋朝不然已嘗備論之矣昔太祖及太宗初受朝賀猶用教坊樂未幾而更以雅樂登歌二舞自是為定制至太宗增琴為九絃取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之意增阮為五絃取金木水火土五行並用之義且謂鄭聲非中和之道而雅正之音可以治心而真宗不喜鄭聲或為新詞新聲者未嘗宣布於外故其仁宗及英宗二舞復古八佾之制累聖相承者如此異乎唐太宗悲悅不由乎樂之言矣惜乎景祐元豐政和所用新樂非祖宗之舊耳

朝會用雅樂

宋朝臨軒之樂為隆安飲食為和安享號冊寶為正安正冬朝賀為求安此樂章之名也乃竇儼陶穀太祖朝蘇易簡太宗朝晁迥楊億等真宗朝述其樂舞之名則和峴太祖朝和蒙太宗朝之所更定自太祖元會用雅樂設宮縣冬至登歌二舞群臣禮飲或五行七行太宗及真宗遂為定制蓋樂章之所歌詠樂舞之所形容乃削平僭偽一統之意所謂太常樂也

樂也大朝會六初則用之其始於燕喜則用教坊樂嘗觀重初朝必奏秦王破陣樂示以武功定天下也開元天寶并胡部於堂上即樂鼓嘒殺之音涼州甘州伊州之曲也其聲清越未幾隸山及涼州甘伊二州皆陷執謂聲音不足為治亂之兆乎宋朝靖康之變未作間習為番笛番鼓番舞使當時常如祖宗朝不忘本始以表風俗安得有是不虞之變哉

燕樂

周有嘉魚鹿鳴諸詩所以燕嘉賓漢有黃門鼓吹所以樂群臣至宋朝燕樂群臣嘉賓多用教坊樂開寶中平嶺南得內臣之聰警者俾於教坊習樂嶺南多號曰蕭韶部雍熙中改曰雲韶部每宮中內宴則用之其大曲十三皆太宗之所親製萬年歡中樂普天獻壽等是也至于仁宗時內傳雲韶部遂不復補以其無與於群臣嘉賓歟然於太宗淳化三年命兩制分撰鄉飲樂章凡三十四章有鹿鳴六章南陔二章八音二章嘉魚四章崇丘二章關雎七章鵲巢四章諸詩立名命意



與古詩同而措詞演句多倍於古其情親其詞腆誠有補於風化考之  
三朝國史九朝帝紀淳化中雖講明此理而實未嘗行至于真宗朝亦  
然豈是理終不可施於今歟朱朝燕享之禮雖嘗行而其樂亦非常所用者今不復論辨

清樂

唐會要論清樂乃九代遺音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漢氏以來舊曲自  
晉播遷其音分散符氏滅涼得之傳于二秦宋武入關收入江南及隋  
平陳文帝聽之曰華夏正聲也乃置之清商部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  
立清樂西涼等為九部如白雪白紵庭花春江月夜等是也蓋自用隋  
以來多用西涼龜茲樂其曲調世俗所知也果可謂之九代遺音乎庭  
花夜月亡國之音豈華夏正聲一變而為此乎舊唐志云清樂至唐武  
后時猶存六十二曲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也堂堂汎  
龍舟隋煬帝所作也白雪周曲遺聲也公莫巾舞象項伯以衣袖蔽劍  
也巴渝象漢高帝以巴渝人擁盾伐楚也昭君王嬭入匈奴也白紵吳  
地所出長舞吳歌也子夜團扇懊悵春草烏夜啼石城莫愁採桑皆晉  
宋列朝歌舞所傳於後者故隋文謂之九代遺音耳按舊唐志所載如  
此則知雅聲少鄭聲多自子夜團扇而下皆淫聲悲思之曲謂之九代  
遺音則可謂之華夏正聲未可也

軍樂

太司樂王帥大獻則令奏愷樂樂帥教愷歌遂倡之罇師鼓愷樂凡軍  
之夜三鼙皆鼓之所謂軍樂也晉文公敗楚于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  
唐太宗平群盜被金甲奏愷獻捷皆愷歌也至宋初有鈞容直取鈞天之義  
籍軍中之善樂者巡省遊幸則導車駕而奏樂又有東西班夜奏樂於  
行宮祠祀駕回及園苑賜宴館遇使人分用諸軍樂諸州亦有衙前樂  
管皆所謂軍樂也然周禮太師掌執同律以聽軍聲又非止於軍樂矣  
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知必勝者孟春王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  
同聲相應也太史公律書曰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望敵而  
知吉凶聞聲而效勝負古今知音必有妙於此者非徒歌舞之謂也

樂曲調

古樂有三調清調平調側調也唐舊志側調謂之瑟調漢三隋鄭譯八十四調又有新聲紀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非古樂調也又五音宮商角為從聲者律從律呂從呂也徵羽為變聲以律從呂呂從律也故從聲以配君臣民變聲以配事物六律為君聲則商皆以呂應徵羽皆以律應也隋志載鄭譯七調之說曰周有七音之律五音與變漢志有七始之義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也此以黃鍾為正而隔八以相生也故黃鍾為十三律之本而七始得七音之正鄭譯之言可謂正矣何為從聲變聲無復條理而萬寶常預知其為一國之音乎想新聲犯聲偏字旁字不勝煩碎而逆乎哀思如庭花月夜等曲也或曰唐人所為由哀樂尚相諧會今人哀思而歌樂調樂聲而歌然詞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心由聲與意不相諧也豈信然乎愚謂少陵淵明無詩不及酒可也今人無曲不及色乃見風俗之衰

五音

伶倫取嶺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謂之今之次制十二簫為鳳之鳴辨維而為律呂夫十二律皆不盈尺黃鍾少近三寸餘伶倫吹以吹鳳與同吹以辨陰陽太史公所謂聞聲而知勝及班志所謂氣合而生風者何由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荀卿曰有鳳有凰其聲若蕭蓋鳳有中和之氣高潔之情吹律以寫鳳鳴則律呂之調自應宮商之音自和古人以氣聽以聲聽聲氣俱和故可合天地之風氣而辨陰陽知勝負也淮南子曰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晉志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而六孔以為十二月音是樂律長不過尺也晉荀勗梁武帝制黃鍾之笛或長二尺八寸餘或長三尺八寸凡十二笛短者不減二尺餘何哉京房曰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其聲微而體難知故作準以代之荀勗梁武之笛亦京房作準之意耳以此知古人妙於聽聲故黃鍾含少不四寸而可知後世局於形器黃鍾之笛數尺十二鍾之制如是之大猶不能辨其為宮為商為角也晉志之言曰古者調律出於耳聽後世據尺度而為之適足易差觀斯言則知後

世鍾律器數之辨不足多較是非惟妙於知音斯可耳  
樂音生於人心

韓琦論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焦殺嗚緩  
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  
天下無事垂八十載而樂之用非不和頃因燕肅之女加磨鑿李照再  
加改作泊阮逸胡昉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乖古邨  
保信續作新法亦復長質未合臣竊計之不若穹作樂之源為致治之  
本使政令平簡民純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  
得次器象求之乎

樂律

聲音律笛鍾均

五聲八音十二律十二笛十二鍾十二均之制與夫京房律準梁武帝  
四通荀勗錢樂之法其詳已見律志諸說此不復著大抵樂以人聲為  
本聲以能應為主而已人有所不必辨者如所謂霓裳羽衣曲觀其為

則知其為靡慢之音矣新唐志云開元中河西節度楊敬忠獻此曲長  
恨歌以為因楊妃之舞而為此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乃龜茲  
國王聽風水之聲而作之故河西得之以獻所謂涼州甘州伊州皆其  
類也

定律始於尺定尺始於黍

若世無變牙則當以法自標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顧以胡瑗八百  
一十方分之法取上黨絙黍之中為據。昔秦始中嘗命定律荀勗以  
為後世之尺長於古者四分有餘及得古尺驗之果然夫天之長短黍  
黍而為之也黍之小大失其宜則尺之長短失其度矣尺之長短失其  
度則樂之高下失其聲矣此反本窮源之論也

樂律定於近世之儒近世鍾律之議愈舛蔡比獨究其本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  
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  
以則已浸多訛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

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  
李范馬劉揚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好談之會  
黷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  
猶有未懣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後  
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  
好其說而力求之勞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  
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  
會之說而橫斜由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  
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圖徑之數則漢解之  
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三變之  
數變律半聲之別則杜氏之通典吳嘉宮變徵之不齊為調則孔氏  
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入孔氏所謂氣  
者而亦班班可見於兩漢之志蔡君之說與夫聰明書要以及處子  
子之言頗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一者而又不免有失

以聽餘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於律而近即其聲  
為穿穴而無以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凌覽爬梳剔抉參互考  
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  
其著論則又能准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括關究精微不為浮詞濫  
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乎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  
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叶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  
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奉  
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西山蔡氏律曆新書序

聲律

黃鍾之宮為五聲之中統乎五聲者也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  
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  
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  
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  
徵為微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

上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未可為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乎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

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法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上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真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澈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律呂

推十二律旋相為宮及十二律上生下生與夫變宮變徵之說

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為宮則大蕤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大蕤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鍾定為徵南呂定為角也但黃鍾大呂大蕤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各今俗樂亦用之今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自林鍾之宮而生太蕤之徵則林鍾六寸而太蕤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則當為林鍾上生大蕤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徵而得太蕤半律四寸之管其聲亦順又自大蕤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也

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一十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十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中律皆然七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於通典謂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大蕤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

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鍾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

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一聲而得之也蔡氏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為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讀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證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常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

考素經卷二十七  
金聲玉振奏之以金所以壯其聲

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  
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蓋其  
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  
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  
中聖人之知精粗小大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小大無所不備其始  
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  
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  
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  
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王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文公集

樂器八音因革

按諸志匏瓢也女媧氏列管於匏上納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笙  
小者曰和今以木然代匏竹管也三孔曰箛淳古以葦為之蕭舜所造  
爾雅謂之筵長尺四寸漢世有銅蕭又有管長尺圍寸笛漢武帝工人



五仲所造元出於羌中長尺有咫篳吹孔有簧如秦胡篳出於胡吹簫  
篳本名悲栗其聲悲出於胡中木祝故也祝以舉樂故以止樂今貫為  
拍板絲琴也伏羲所造舜五絃武王加之為七絃柳渾造一絃琴十二  
柱如琵琶形擊之以竹曰擊琴新唐志云琴工猶傳楚漢舊聲蔡邕五  
弄楚調四弄瑟太昊所造箏本秦聲或言蒙恬所造非也如琴而絃少  
京房造五者准十三絃乃箏也竦如箏細項以竹擊之如擊琴琵琶四  
絃漢樂也秦長城之役有絃鼗而鼓之者漢武帝以宗女嫁烏孫以為  
馬上樂今俗謂之秦手阮咸亦秦琵琶也唐武后時蜀人得之古冢晉  
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咸箏漢武帝樂人侯調所  
作豎箏篳胡樂也體曲而長二十二絃豎抱于懷兩手齊奏俗謂之箏  
箏篳又有鳳首箏篳唐善子所作如軫七絃上填也帝堯埏土為之形  
如鷲卵六孔箏上豐下新唐志云土則附箏而為鞀全形如覆盆古西  
戎之樂以四枚擊之金鍾也黃帝工垂所造大曰鐃爾雅謂之鐃小而  
編之曰編鍾中曰鼗小曰鼗鐃于圓如碓頭鐃木舌搖之以和鼓石磬

也泗濱浮磬是也果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方響以鐵為之長九寸廣  
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案倚於架上以代鍾磬人間所用者才  
三四寸耳銅鈸出於西戎其圖隱若浮漚貫以韋皮相擊以和樂銅鼓  
虛其一面覆而擊之扶南天竹類皆如此革鼓也雷鼓路鼓靈鼓以多  
寡之數言之也夏后氏加以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  
周人縣之謂之縣鼓後世從殷制謂之建鼓晉鼓應鼓與金奏相參小  
鼓有柄曰鞀大曰鼗襍之以和鼓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  
木胡鼓齊鼓大如漆桶檐鼓小如甕羯鼓正如漆桶兩手俱擊以其出  
羯中故曰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小於羯鼓擊之以槌毛圓鼓雜  
婁鼓皆腰鼓也

### 宮懸

周禮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曲縣士特縣縣之橫曰鞀五曰鼗編鐘  
以飛龍飾簋以飛龍飾簠以飛龍飾尊以鸞鳥上列楛枹序重而  
制也縣以崇牙駘制也飾以博山以花璫覆以垂焉上集燭燭

也漢魏晉宋齊梁六朝宮懸凡二十架鐘鏜十二編鐘四磬四  
也隋增為三十六簋唐初因之又設鞀鼗鼓吹按十二高宗時蓬萊樂  
縣充庭凡七十二架天郊廟百神之祀會朝宴享之禮各有器數隋唐  
尚侈大畧如此惟宋朝樂懸未嘗過三十六簋將相大臣之家歌兒舞  
妓容或有之而樂之器數不聞凌僭至今大家猶然亦足見為國以禮  
可與天地相為長文也

### 樂有八音之節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其所以蕩滌邪穢消  
融渣滓者人若無所用其力也故學者之終必深存得於此然後成焉  
蓋其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也

### 聲相聯如貫珠

五音六律不具不足為樂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然亦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  
如貫珠可也

文公語注



樂未作擊鐘

鑄鐘其大特懸鐘也最樂未作先擊此鐘以發其聲最樂既闕乃擊特懸磬以收其韻文公註

六十聲如甲子

又曰樂之六十聲如六十甲子凡十二律每律管五聲如黃鍾自管五聲大呂太簇夾鍾以下每律皆管五聲甲子支干亦然甲子管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乙丑管丁丑巳丑辛丑癸丑以下皆然便是樂一般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若不相屬而實相為用也但術家有納音之說不可曉前輩多論此皆定說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即此說也文

論作樂體雷聲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其聲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天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

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聲之義也上天下澤發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發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無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文公集

樂者蓋本乎政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周子通書

#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續集